

庫_コ 文_ブ 衆_{シュ} 民_{ミン}

蔡_チ
清_{セイ}
從_{テイ}
軍_{グン}
記_キ

行_{コウ} 印_{イン} 會_{カイ} 員_イ 委_イ 審_{シン} 編_{ヘン} 物_{ブツ} 讀_{ドク} 衆_{シュ} 民_{ミン} 部_ブ 育_{イク} 教_{コウ}

卷之二

第廿二回

席微庸

意似一做了，他從天降，一顆炸彈，就犯他的
唐備炸的炸彈，老婆也被炸死，自己要不躲開；險
些兒，也送了命。

蔡清的老婆，門不到一個月，因為怕他丈
夫抽去當兵，所以勸他離開家庭，到城裏去做生
意，到必其時中休，也許比較容易避免兵役。蔡清
覺得老婆的意見對，就把意見和他父親哥哥商
議，父親已六十歲了，不大管里家事。他們

兄弟三人，老弟才十五歲，正在讀書，大哥三十八歲，曾經當過幾年軍官，退伍之後，便在家中管理家務。蔡清一說要到城裏去做生意，老大首先不贊成，一則因為家裏一時籌不出本錢來，二則蔡清才二十二歲，又生長在農村，沒有經商的經驗，怕的將來虧了本，不好收拾。他父親也是這種見解。蔡清倒也無可無不可的。只是他老婆錯會了意，以為他們哥兒三個，老三還小，老大已經過了時，只有他丈夫，年紀不大不小，正當兵役年齡，一旦徵兵徵到家裏來，脫了他還有誰？果真這樣，那還了得！他覺得一家人對他丈夫都沒有好心，夫妻本是

同命鳥，她也不管。想來想去，終於在她娘家母親那裏借到一百塊錢，慫恿她丈夫拿進城去做生意。

蔡清聽了老婆的話，就在城外車站附近租了一處地方，搭一座簾棚，就做開生意了。起先無非賣點香烟雜貨等類的東西，後來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物品也添了許多，他覺得有擴充門面的必要，便在附近租了一間店面，又從鄉裏把老婆接來，共同經理。剛開張，生意又和氣，倒把生意做得滿好，不難見出這空裏，蔡清正因事到外面去了，留下他老婆在家裏，也許是怕丟東西，或則覺得這

地方並不重要，未必被炸，所以不會進防空洞。趕到敵機飛近了，蔡清來不及回家，還在附近一處山崖一躲着；只見敵機一羣，在上空盤旋了幾周，似乎要飛走了，突然看見一道白光，對着車站幌了幾幌，敵機就直奔那裏，通！通！通！接連投下幾顆炸彈，一時響聲震耳，烟塵蔽天，蔡清雖然離得很遠，却也聞着很強烈的硝磺氣味。等到警報解除了，他急急跑回去，只見舖面變成了瓦礫場，老他婆已經炸的四肢不全，死過多時了！這時他瞪着一隻眼睛，說不出半句話來，額上出着豆大的汗，心裏只感到空的很，那份難過就不用提了。

蔡清的大哥，聽着車站被炸的消息，連夜趕進城來，看見這個景象，心裏也是難過，便一面勸慰蔡清，一面幫着辦理善後，一同把他老婆的屍首，運回家鄉安葬。他岳母老遠的趕了來，看了女兒的棺材，自不免有幾番痛哭，後來臨走時，要蔡清到她家去住幾天。蔡清覺得岳母家太遠了，二則還是結婚時去過一次，人又不熟，又聽說她那裏有土匪，所以推辭了，說過些日子再去。

誰知一波剛平，一波又起，這天甲長送來一個通知，說本保本期應出壯丁三名，凡年在十八歲到

二十五歲，終於下星期五，齊美聯保辦公處抽籤，誰抽中了籤三，不得推諉。蔡清今年却是二十二歲，所以接到這份通知。這些日子，他正爲人財兩空，心裏十分難過，現在又遇這事，自然更加煩惱。大哥見他行坐不安，成天咳嗽嘆氣，也就看出他的心事來了，便勸慰他道：

「老二、不要如此，人已經死了，財已經散了，悲哀也是無益。你應該愛惜身體，趁這時機，做一番正經事業才是正理。我早就不贊成你做生意，我們是主人家，不當希圖發國難財；況且做生意也得看時候；日本強盜一天不退出國境，我

們休想過平安日子，更別想發財了。如今你落得人財兩空，不就很顯然的證明嗎？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，用不着老是掛念着。常言說「男兒當自強」，我們怎可為一點頓挫，就垂頭喪氣！

「至於抽壯丁的事，更無須介意！這次只要三個人，我們這一保和你年齡相近的有好幾十多個，難道你端端會抽中？即或有這種巧事，如果你不願意應徵，我可以替你去。當兵算的了甚麼，我不是幹過七八年嗎？要不是打內仗打的人太寒心了，我還不會退伍呢。這次打日本，我早就又要再從軍去了，朋友們也幾度約過我，只因爲父親多病，老三

還小，又遇上你要結婚，我不能不在家料理，所以就攔到現在還沒有去，現在好了，你如害怕上前線，我替你好。老二、想開些，不要鑽牛角！』

蔡清一直低着頭，不說一句話，可是對於大哥那樣溫存體貼的感情，確乎是深受感動，真想伏在他懷內，痛痛快快的哭個够。至於他的心事哩，却並未完全消釋，因為他對抽壯丁一事，仍然十分焦慮：要讓大哥替自己去當兵，未免說不過去；可是真要抽中了，又怎麼辦呢？自從他進城做生意以來，常常聽人談說前方種種可怕的故事：說是日本的大砲可以打三百里遠，我們的軍隊還沒開到前

線，敵人『砰！砰！』幾砲，這就完了。又說敵人還有甚麼毒氣彈，一發出來以後，任是千軍萬馬，也得死個乾淨。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可怕的消息，簡直是說，上海線去準死，休想活着回來。這些清聽的太多了，所以對於抽壯丁感到異常的恐怖。

三

這一天，蔡清無意中遇着玄真觀的胡道士，兩個人閒聊開了，一來二去的又談到抽壯丁的事。胡道士聽說他也要去抽籤，便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「蔡二哥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！要是抽中了，上了前線，不就是進了鬼門關！像你這樣的

人，並不是想不出辦法來，難道你就甘心去送死嗎？」

「誰甘心送死！」蔡清德着眉答道。「可是有甚麼辦法呢？現在衙門裏的公事，我認真，就是肯花錢，舞弊，不成了？大哥倒說願意替我去，可是真要抽中了，我能讓他替嗎？你還有甚麼辦法？」

胡道士微微一笑說：「辦法倒有，就是怕你不願意。」

蔡清德正愁得吃飯都沒有心腸，現在聽胡道士說是有辦法，真像遇見救命恩人一般，連忙問他：「有甚麼辦法可免兵役？」胡道士才不慌不忙的告訴他：

，說是玄真觀的菩薩非常靈驗，只要向菩薩許下心願，真可說是有求必應，『如果你肯花二十塊的香資，讓我替你求求菩薩，只要你心誠，保管你抽籤不會中。』信不信由你，求我幫忙的人多了，我倒不是貪圖你這幾文錢。嘿、現在是個劫運年辰，在劫者難逃！』

清忙說：胡道爺的話我還不信嗎，務請你幫幫忙，今晚我親自送香資到你廟上去，事不宜遲，過兩天就是抽籤的日子了。』他本來不大信神，當這走頭無路的時候，經胡道士一陣吹，覺得菩薩也許真有靈驗，說即回家去湊了二十塊錢，連夜送到

玄真觀，交給胡道士，並且跪在菩薩面前，誠心誠意禱告了一番，然後告別回家，睡了個很香甜的覺。抽籤的日子到了，蔡清走到聯保辦公處去，見那兒已經到了不少的人，正鬧鬧吵吵的，談着前方戰事後方兵役一類的問題。蔡清也就輕聲進去，添言措語，他因為已經求了菩薩保佑，彷彿很有把握，便滿不在乎地向大家吹牛：

『我早就想上前線去了，況且日本想盜害的我家破人亡，這仇恨非報不可！今天我就要希望抽中。』一會兒就宣告開會，大家繼續走進會場，挨次就坐。主席台上，除了保長聯保主任以外，區長和

縣政府的兵役科長也到了。蔡清向四下一打量，見這次來抽的壯丁，果然有四五十位，連同甲長，會場中真是黑鴉鴉一大堆人。他想：四五十個人抽籤，難道我就會抽中，心裏就更加坦然了。

區長和兵役科長都有講演，無非勸大家踴躍從軍，替國家雪恥，替父母妻子報仇，幾時打退了日本強盜，大家也就能安居樂業了。蔡清聽了，覺得這些話都句句有裏，心裏的確是甚為激動，可是一想到種種可怕的傳說，卻又冷了半截了。

接着就是抽籤了，叫着誰的名字誰就去抽。沒有多久，就叫着蔡清。他剛才雖然很坦然，這時心

裏却不住突突的跳，可是大話才說了，不能在面前丟臉，便勉強做出一副笑容，慢慢走上台去，一心念着胡道士和菩薩，指望逃過這一關。誰知道菩薩不靈，他偏偏撞中了，只聽一陣鼓掌聲，震的他頭都昏了。

四

蔡清垂頭喪氣的向回家的路上走，沿途咬牙切齒的罵胡道士，恨不得把他抓來打一頓，以洩心中的氣。噫，真巧，走着走着，胡道士來了，蔡清一見可沒好氣，衝上前去就叫：『胡老道！……』沒等他說下去，胡老道搶着說了，臉色顯得十分冷峻。

「聽我說，蔡清！你袖中籤了是不是？」

「蔡清身上一機伶，滿肚子的話也就說不下去了。胡道士見他默默無言，也緩了一口氣，然後很關切的向他說：

『我就知道你是「在劫者難逃」！我為你，不知在菩薩面前磕了多少頭，求了多少話，焚化了多少香果，誓可是菩薩不肯出力，有甚麼辦法。這是命中注定！老二，你以為我想騙你那幾文錢麼？你放心，錢我見過，除了你，我還不肯出這大力氣呢！你知道我替你幫了多大的忙啊？』

蔡清聽說他「在劫者難逃」，早就沒有主張了，

現在又聽說幫了多大的忙，不禁說道：『謝謝你，可是這忙也是白幫了。』

胡老道忙說：『你別急，聽我告訴你呀，衝着我們的交情，難道我忍心看着你去送死！告訴你一條明路罷，其實這也是菩薩的指示，你趕快溜罷，三十二六計走為上計，正對着西南方，大吉大利，過了九九八十一天，準保你無災無難。你愛信就信，不信拉倒。』

這個時候的蔡清，腦筋已經擾亂的像一盆漿糊，那裏還有思辨力，只覺得胡道士指示的正是一條明路，不由得感激涕零，道了無數的謝字。胡道

士覺得沒有甚麼可說：這才說了一聲『再見』。
搖搖擺擺地走了。

蔡清在路旁呆了許久，正是心緒如麻，怎樣才好。當兵去罷，過薩指示的明白，『在劫者難逃』，雖然是貪生，為甚麼要送掉自己這條命！讓大哥去罷，未免親朋恥笑，自己有何臉面見人！想來想去，覺着除了溜之大吉，真是別無生路。可是出門前，要盤費，他連忙向包兒裏一摸，摸着還有幾張鈔票，掏出來數了數，一共是四元零六角。心想，有這幾塊錢，足夠支持幾天了，大難來時，也顧不了許多，走吧。過了這一關再說另一

關的話。決定以後，他便一咬牙，一頓腳，面朝着大吉大利的西南方，頭也不回就去了。

五

離家愈遠，祭清的心也愈亂：究竟走到何處為止，他自己已是不回答不出，又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商議，所以愈感到前途渺茫，這才深悔當初行事鹵莽，說走就走，也不回家去商量。可是現在要回去也不成，一來是沒有臉見人，二來錢已用盡，眼看大陽當頭了，早飯還沒有吃，午飯更不知道怎樣解決，肚子毫不留情，不住咕嚕咕嚕直叫。嘿！真是『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』。

成天吃飽飯，不知道挨餓的滋味，這才兩頓不
吃飯，好傢伙，頭也花了，腿也酸了，這個味而可
真難受。蔡清越走越不得勁兒，想找點甚麼東西充
饑，可是四下一望，沒有可吃的東西，却發現不遠
有一戶人家，屋頂上正冒着炊烟哩。他情不自禁地
就向那方走去，希望討得一碗剩飯。走到大門口，
望一望，屋內靜悄悄的，連狗的吠聲也沒有，心想
敲門叫化，可沒有這個勇氣，活了二十多歲，幾會
幹過這個？待了半天，始終沒有人出來，肚子却
餓得更難過。忽然間，他瞧見離不了三五步遠，晾
着一竹竿衣服，一時饑寒起盜心，覺着與其討飯，

還不如偷兩件衣服更穩呢。事不宜遲，馬上他就走到竹竿下面去取衣服。可是他的手還沒有伸出，心已先軟了大半：自己本是清白良民，從出娘胎來，一向安分守己，沒有做過一次歹事，如今偷了人家的東西，却要被人家的人知道了，自己還能够姓張；想到這裏，他頭要走了。可是望見這附近只有兩三戶人家，都靜悄悄的連炊烟也沒有，討饒恐更沒希望。於是念頭又一轉：『這實在叫沒辦法了，常言順手牽羊不為偷，我只幹這一回，下次無論如何不幹了！』他就這樣在心裏盤算了許久，終於因為饑得發昏，決定還是偷這一次。第一次作

賊，心裏不住怦怦的跳。手也直打哆嗦，一不留神，把竹竿碰了一下。這東西真滑，嚇的一聲就下掉下來了，嚇得清立刻出了一身冷汗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沒等到清掉頭邁腿，屋裏已經跑出來一個大個子，一見這情景，飛也似的趕止前來，口裏嚷着：

「捉賊呀！有賊偷衣服！」

也不知又從哪裏出兩條狗來擋去路，迎着清不住狂吠的狂吠。他剛一猶豫，糟糕，脖子已經被一條大手抓住了，就這樣他就變成階下的囚犯。

「嘿，一霎時來了許多人，像看耍猴熊似的把他圍在當心，」本家見他這樣一個年青小伙子，竟自作賊，都不住搖頭歎氣，一個老頭兒上前指着他罵道：

『你這傢伙怎麼這樣不成器！年青力壯的人，甚麼事不好做，偏要作賊！現在正打日本，當兵去，還也是一條正路嗎？我們這附近一帶，像你這樣的，誰不願意上前線去打日本強盜，連監獄裏的囚犯，救濟院的叫化子，都爭着當兵去，你爲甚麼放着正路不走，偏走這條邪路？』

擒住他的那個大個子，這時忽然拿着一根鞭子，走進來，向着老頭子說：

『大叔、你這是抱琵琶進磨房——對牛彈琴。這
種下流東西，沒有功夫同他說理，你看我來教訓
他！』

說着鞭子就抽下來了，只打得清痛澈肺腑，
殺豬般的吶喊『饒命！』一連幾十下，他身上紅一
塊紫一塊，幾乎沒有一處不受傷，那大漢才由幾個
人勸着歇了手，說好說歹把他放了。

六

蔡清一顛跛走出來，又是餓，又是疼，更加一
種不可告人的委屈，那個滋味可真不好受。走了一
會兒，他實在受不住了，他好眼前有一片松林，他

便走進松林，靠着一顆大松樹坐了，一面喘氣，一面摸撫傷痕。這時他心裏百思交集，沒有想到，一個清白良民，竟落到這般光景，而今回家既不能够，肚子又餓得發慌，現在才上又受了不名譽的傷，連下苦力都不成了，以後怎麼活得下去呢？咳！難道真是『在劫者難逃』？早知如此，不如把這條命送到前線，死個痛快，免却這許多的折磨和恥辱！

想到這裏，他覺着前途是黑漆團，除了死，更無第二條路。不由得喉嚨哽哽，熱淚交流，肚子反而不餓了。過了多時，仍然沒有一點辦法，便把

心一橫，解下褲帶，捆個繩結，再套在一條粗松皮上，他竟然兩個玉臂，吊在空中。

過了不知幾天，他忽然睜眼一看，只見自己睡在地下，面前立着一個大，年紀約有三十來歲，生意人打扮，可惡像貌又不是生意人，不知道是幹甚麼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死了還是活着。忽然那個人向他說了：

「你這麼一個年青小夥子，有甚麼事想不開竟尋短見？」

「清真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，逃避兵役的事，固然不能告訴人，偷竊挨打這一幕慘劇，更是說不

出外躊躇了半天，他才嘆了一口長氣說：

『唉！一言難盡！』

好在那人並不盤根究底，却直率的催着他：

『別想不開！起來跟我去吧，我給你找事做。』

人總可奈何，他只得跟着那人走，一間姓名，才

燒那人名叫張德山，住處却没有說。路上經過一座

小店，那人領他進去，一同吃了飯，肚子一飽，他

立刻精神陡漲，傷處也不甚痛了。便跟着張德山翻

山越嶺，一直走到深夜，才到達一處地方，隱隱見

着幾盞燈光，想來有不少人家。那人叫蔡清先停一

頓，做個自個到一間屋裏去，待了一會，然後出來

帶領着整潔鮮艷的處地方，打開一間客房，可巧房中並有兩個空舖，便在這裏喫。

七

人過了好久，張清才知道此地名叫伏道驛，離他家有三百多里地，原是一個著名的驛站。救他的張德山，是這裏面的一個頭目，待他還算不錯，又給他一支手鎗，常常教他射擊。起初他總是提心吊膽的，覺得當土匪可不是好玩的。後來慣了，一天有吃有喝，無拘無束，反倒認為這地方也不錯，混再說吧，恐懼的念頭也漸漸的消滅了。

一天忽然大家都緊張起來，張德山也通知他把服裝穿整齊，鎗擦乾淨，待會兒有人來視察。蔡清

微納悶，怎麼這裏還有人來觀察？這是甚麼人呢？當時却沒敢問。

一會而，從各路陸續續續來了許多人，匪首也出現了，原來是個五十來歲的烟鬼，背都弓了，嘴唇上有一撇八字鬚，死沉沉的一付臉孔，沒有半點精神。他沙聲沙氣向大家說了這麼兩句話：『你們都振作一下，別讓上頭的大挑眼！』隨又領來一個人，矮矮一看這人，好像不善，可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來。等到他說話的時候，再注意他的聲音態度，覺得很像常來，城裏看相的那位契鐵嘴，越看越是他，鬚清奇怪，子，怎麼他個土匪也有關係呢？只

吳鐵嘴向大家講話，說道：「現在戰事打的很好，勝利是不成問題的，諸位升官發財的機會，眼看就到了，我們應該加倍努力，好好的幹，更要多拉些人，充實實力。上頭很信任你們，你們也要幹出幾手驚人的事，表現表現，才能更取得上面的信任，將來的地位也更加穩固。我們都是好朋友，諸位做了軍長師長甚麼的，我跟着也有面子，也不枉我操這份心。」

這一番話，聽來，更是莫名其妙，猜不透他們究竟要幹甚麼來着。等到晚上睡覺的時候，他實在忍不住了，便問張德山道：

『今天來的那個人是幹甚麼的？我彷彿在那裏見過。』張德山聽了，想了想，才回答他說：

『我早想告訴你，因為怕你太驚小怪，所以一向沒有說。現在你來這裏也有幾十天了，我看你還老實，今天乾脆對你說說吧！我們這個組織，是和日本特務機關打通的，費用鎗彈，大都由那方面設法供給，要我們培養實力，擾亂地方秩序，等到日本軍隊打到附近，我們就組織起來，作為內應。今天來的那人，和日方有密切的關係，他常常扮成算命，看相的人，在各處傳達消息，刺探軍情，你在那裏見過他也說不定。這是告訴你了，你

得服從命令，好好的幹，要有一差二錯，我們這裏是不講情面的，別怪我不先通知你！』

蔡清知道了這一切祕密以後，的確有好些時候睡不着覺：在家裏，政府要他當兵打日本去；逃來逃去，弄得身敗名裂，將來還要當日本方面的兵來打中國人，這哪裏說起？難道真是命中注定？與其這樣，不如當初就去從軍，還落得報國的美名哩。這時他很有意逃出這是非之地，但一想到張德山剛才的最後那幾句，不覺打了一個寒顫，性命交關，劫圖着玩，還是混下去吧，混到不能再混了再說。

蔡清到匪窟來，轉眼就兩個月了，眼看許多同伴出去打劫了又回來，自己却還沒有下過山。這一天，張德山忽然告訴他，要他一同出差。他連忙收拾停妥，跟着他們去了。

這時正是七月中旬，天氣很熱。他們是打扮成生意人模樣，各自在身上帶着手鎗，一路時走時歇，所以還不覺累。到了晚上，却走快了，路又非常崎嶇，蔡清初次走這路，高一脚低一脚的，要不是月色很明，他不知道要跌多少跤。終於走到一處，見同夥已先到了十來位，張德山便領了大眾，

走向附近一座院落去，

屋裏靜悄悄的，沒有一點燈光，想是人都睡了。不知道是誰，突然「叭叭」放了一兩鎗，又大聲叫着「開門！」於是乎狗也咬了，小孩也嚇哭了，再慌亂的腳步聲響成一層，但並沒有人來開門。一個渾名叫做沖天炮的，抱了一塊大石頭來，使力雜門，幾下子就雜開了，便有幾人一擁而進。縣清跑進去，跟着同夥穿房越屋，奪取東西。忽然覺得這個地方很熟，好像幾時來過似的，還記得從這屋的後院一大叢葡萄籬，攀繞在架上，非常好看，這時外頭有口哨聲音，是通知大家快走的暗號。為了好

奇，他且不走，連忙找了一輛被單，把東西包好，提着，打從後門出去一看，果然有個院子，向東走了幾步，葡萄架也現在眼前了。他覺得真是奇怪，不禁左顧右盼，想想這究竟是誰的家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從葡萄架後邊轉出一個人來，向他叫道：

「哟，你不是是蔡清嗎？」他掉頭一看，只見來的正是他岳母，才陡然記起這是他岳母家，他結婚的時候來住過幾天，沒事時曾到這院子裏來玩過，所以彷彿記得現在，他岳母在暗處閃閃有月光，所以把他看的很清楚，才

大膽出來叫他。他見了岳母，只羞得無縫可鑽，不敢答話，丟了手上那包東西，邁腿就跑。跑到外面，不見一個同夥的，心想這也好，趁此離開他們，另尋生路吧，便避開原路，各自跑了。

九

跑到天色太亮，也不知道到了甚麼地方，蔡清怕引起別人的疑心，不敢再跑，只得緩緩的走，也不知道走到哪裏去。正走着，忽然有人在叫：「喂，老鄉，有功夫沒有，幫我挑一擔東西。」

我照規矩給錢。」

蔡清擡頭一看，見不遠有一小兵正朝自己哩，當時來不及推託，又見那兵的態度還和善，料想沒

有意外，便答應了。

原來有一師軍隊，奉命開赴前線，路過此地，大隊已經開過了，這小兵押着一擔輜重，因為擔夫臨時病了，所以落在後面，他怕趕不上隊伍，正然着急，恰好見着蔡清，便請他替了那生病的力夫。

蔡清見這兵不過十六七歲，覺着這麼小的年紀，怎麼就敢當兵，恐怕是強迫徵來的吧，因問他道：

「你也要到上前線，難道害怕打仗嗎？」只聽那兵懶懶的回答：

「有甚麼可怕呀？」

清認爲這個回答，簡直是對他的一種侮辱，便說：『——』

『不怕去，聽說日本軍隊的飛機大砲兇極了，我們的隊伍上前線去一千死一千，去一萬死一萬，這麼厲害，怎麼還說不怕？』

『那兵望了他一眼，又問道：『你聽誰說的？』
『清回答道：『我聽的多了。』』

『那個兵聽了微微笑，說：『這都是謠言，我已經打了幾次仗了，愈打愈沒死』清不覺一愣，鐵面無情地又問道：『你真打過仗嗎？你當兵有多』

知了！

又問道：

「……」

……

那個兵便滔滔不絕的敘述他當兵的經過。原來還是全副抗戰開使不久，他就自動投軍的。那時他才十五歲，長官看他太年輕了，不要他，經他幾次哭着請求，才勉強收留，從此南征北戰，算來已經二年了，他自己上過七回火線，僅僅肩上過一次輕傷，那還是爲要擊擒一個日本兵，才中了一刺刀。他又告訴蔡清，說敵大並不可怕，敵人沒有飛機大炮，我們也有飛機大炮，我們雖然免不了犧牲，但是沒有一次敵人不吃更大的虧；而且近來敵人更不成什麼了。不難料我們硬拚，只是像老鼠似的偷偷摸

的四面亂氣，但還看我們猛烈反攻，不是崩潰就是投降，所以以後的仗越來越好打了，最後還說：『你要是不信，我們部隊裏邊，有許多身經百戰的老兵，你去問他們就知道了。』

這時恰好趕上部隊，軍士們正在吃午飯哩。那小兵便先去找他長官報告中途調換力夫的經過，然後領了蔡清也去吃飯。飯後略為休息，又動身前進。這時是歡着走的，沒有整隊。蔡清見這些人都是歡容悅色，有說有笑，毫無一點恐懼和痛苦的表情，最奇怪的還發現好些女兵，也跟着大隊一道，邊走邊唱，彷彿回家似的高興，沒把打仗當做一回事。

他心裏想：「難道胡道士他們說的真是謠言？後來再向兵問起前方的情形也……才那小兵說的差不多，這才知道日本並不可怕，深藏寶初沒有投軍，以致落到這般光景，真是倒楣之至。」

小兵聽了，請他上馬。軍隊就駐紮在一個鎮上。蘇清挑的那擔東西，是管部的，當他擔進管部的時候，管長見他累得汗流浹背，太辛苦了，便在正規力錢以外，另賞了他兩塊錢，叫他回去。他走出管部，見遍街都駐着軍隊，料定自己沒有住處了，且喜這夜月色很好，又有涼風，便信步走出大街，心中不住回想這

幾個月來的糊塗勾當。

不知不覺走到荒山中了，四下俱無村莊，只隱隱看見半山之上有一座廟。他這時也有一點乏了，便找路走向那裏去，想向廟中借宿。誰知廟門上了鎖，裏邊並無僧道。他又繞到廟後去看了看，仍然是冷冷清清的，這時他實在不願再走了，便拾了一團乾淨草，鋪在簷下的石階上，作了他的臨時牀鋪，且喜天氣不涼，因為勞累了兩天一夜，所以一倒時下身子就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忽然被一陣聲音攪醒，睜眼一看，見窗戶孔中透出了燈光，廟裏又有人話說，

他不覺大吃一驚，難道真有鬼不成！幸而他在匪窟裏，裏邊住了幾個月，膽子大了，不很害怕，便輕輕翻身起來，走近窗前，就窗戶孔向裏面一看，這一看，可就看出怪事來了。

原來有六個人，正在裏邊開會，倒有半數是他認識的：一個是勸他逃避兵役的胡道士，一個就是那看相測字的吳鐵嘴，還有一個是捏麵人的老朱，常常在車站一帶做生意，也是蔡清店裏的一位老主顧，所以熟識，蔡清所知道前方的種種消息，大體都是他傳說的。他們就地圍了一個小圈子坐着，當中點了一枝蠟燭，從窗外望去，正看了個一清二

白這時胡道士正對着吳鐵嶺說話，只聽他說：

「……工作的確困難，並不是我們不努力。我們製造了許多謠言，說得前方怎樣可怕，日本的飛機大砲怎樣厲害，可是信的人很少。不久以前，我們那裏壯丁抽籤，我們好容易騙得一個應該入伍的壯丁逃了兵役，以為可以借此引起糾紛，使役政受到影響，誰知他哥哥却去替了他，反而激起許多的人，自動入伍，你看這氣人不氣人？」

老朱接着也說：「這的確是實情。鄉下的老百姓，平時懵懂裏懵懂的，不知道甚麼叫國家，甚麼叫民族，可是現在他們都認為打日本是正經事，都

願意上前線去。所以我們雖然賣了許多力氣，終歸是費力不討好。要說我們還不够勞力，真是冤枉。譬如上次轟炸車站的時候，我是親自隱在附近，用一面小鏡指示目標，險些兒被炸中了，這還說我們不賣命嗎？」

蔡清聽了這話，才知道那天炸車站那道白光的原來自己家破人亡，身敗名裂，都是受了這一批人的害！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就想掏出鎗來，把他們一齊打死。立刻又慮着自己人孤力弱，未必能够成事？忽然想到鎮上現有軍隊，何不前去報告，請大軍來捉拿呢？主意想定，當下他把身子一

輕輕溜出廟外，然後放開腿，直向鎮上飛跑。

十一

蔡清一氣跑到鎮上，直到他挑東西去過的營部沒有費多少手續，就見了營長，報告當夜所見的情形。營長聽了馬上去見師長，不一會就回來，集合了一連兵，親自帶着，叫蔡清引路，趕到廟上去捉拿漢奸。

跑到廟的附近，見廟裏還有燈光裏。營長便把軍隊分成幾隊，四面八方，圍將上去，不到半刻功夫，這座廟便被圍的水洩不通了。裏邊的人，還正在開會裏，真是死鬼要賬，活該，轉眼之間，六個

人完全被擒，沒有一個漏網。

回到鎮上，天已大亮了，營長押着那六個人犯，同蔡清到師部去，由師長親自審問。因為證據確鑿，無可抵賴，六人只得供稱都是受了日本方面的收買，作各種漢奸活動；其中吳鐵嘴是個重要分子，直接受日本特務機關的指揮，這次奉命視察各地漢奸的工作，到此地來，召集一部分下級漢奸在廟內開會，以為萬分秘密了，誰知竟被破獲了。

他們又供出各地的漢奸組織，師長認為事體重大，便下令全軍暫不開拔，又通知地方長官協助分頭緝拿漢奸；其中以伏龍嶺一處，因為地勢險要

，土匪實力不小，勢須派兵兜剿。蔡清因向師長報告，說他不僅認識該處的道路，而且熟悉土匪的內情，願意去作嚮導。師長聽了，非常高興，便派了一部軍隊，由蔡清引去剿匪，果然直抵匪窟，把大小匪徒，一網打盡，以後都依法發落了。

這一帶地方爲了漢奸和土匪的騷擾，已經鬧的人心慌亂，雞犬不寧，地方政府也弄的焦頭爛額，毫無辦法。而今所有漢奸土匪，全被肅清，不僅爲國家除一大害，地方上也受福不淺。所以當地民衆，特地發起一個慰勞大會，慰勞出力的軍隊，他們還不知道蔡清是立功最大的人哩。

開會的時候軍隊民衆都到的不少，主席報告開會意義以後，就由各界代表向師長致謝，並且請他發表演說。師長登台，先說了一番客氣話，後來才向大家說道：

『這次破獲漢奸組織的經過情形，想來大家都知道了，無須再說。不過敵部僅是就便聯絡微勞，實在不敢領謝諸位的盛意，真正出大力立大功的却是另外的一位少年英雄，趁這機會，我願意介紹給諸位認識認識。』

說完，他就讓蔡清上合，對大家說幾句話。蔡清原是師長領來的，也就坐在師長旁邊，早

有些催促不安，現在見師長要他上台去當衆說話，這個場面他那裏經見過，只窘得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額上直冒汗珠，再加以打雷似的掌聲，震的他兩耳發聾，簡直不知要怎樣才好，早知這樣，剛才悔不該來哩。可是現在驟藏也無法躲藏，只得硬着頭皮走上台去。但見下面千百對眼孔望着他，掌聲更拍的震天價響，他這時的心境，說不出是高興還是難過，不住用袖管揩額上的汗。過子許久，他才格格地說了這麼一段話：

「我……我也沒……沒有甚麼功勞，過去我……我是糊裏糊塗的……的活着，也……也不知道……道做甚麼

事才好；現……現在，我才明白過來了，我我覺
得，我們都應該起來打日本；我……捉漢奸！這是我
們的責任……責任！我吃過漢奸……漢奸的虧，他們害
我……害我做了些對不起人的事！漢奸受日本強盜的
支使，勾……勾結土匪，要害我們不能……不能安生樂
業，要害我……我們亡國滅種！所以漢奸和日本強
盜，都不是人！不是人！這次的事！在我，無非
報……報了家破人亡的大仇，對國家，只算是盡很小
的一點責任，實在說不上功勞。漢奸和日本強盜還多
的很，我希望大家都起來，捉漢奸！打日本強盜！
末了這兩句，是大聲喊出來的，下面的人也跟

着叫喊，並且又是一車掌聲。他就在這喊聲和掌聲中走下台來，心裏不住下騰下騰的跳。

十二

蔡清一走下台，忽聽有人叫：『老二、你怎麼到這裏來了？』聲音很熟，他未免擡頭一看，見說話的人，是個全副武裝的軍官，心下一愣，暗想這是誰呢？再細看，才看出是他大哥。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，的事，也顧不得會場秩序，他連忙搶步上前，拉住他大哥的手便問：

『哥、你幾時又當了軍官了？』
他哥便敘述他這幾月來的經過。原來他早就要

從軍去的，恰好蔡清逃了兵役，他就借此呈請認局，頂替他的名額。他在鄉間，本來很受人敬重，這次因為他代弟從軍，地方上的青年很為激動，便有好些人也跟着請求入伍。當局念他是在鄉軍人，深明大義，又帶了許多志願兵去，因電報上峯，竟自得到嘉獎，並且給了他一個隊長的名義。恰好駐軍當中，有他許多舊同事，無意中會見了，他們就請求師長設法把他調來服務。不久就奉令調開前線，路經此地的就是他們的部隊。他哥住在鄉下，只聽說有人告密，破獲了很多漢奸，不想告密的人就是他的二弟。說完以後，又問蔡清道：

『這幾個月以來，你究竟幹了些甚麼事？』

蔡清聽了他哥這一番敘述，心裏又是感激，又是慚愧，感激的是大哥居然代他從軍，慚愧的是自己走入迷途，現在經大哥一問，又露着大庭廣衆之中，着的他沒有一句話可說，心裏一陣難過，眼眶也紅了，待了許久，他又長長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『唉，一言難盡！』隨後又決然對他哥說：

『哥，我現在決定當兵立刻上前線去打日本。』

請你替我對師長說一聲，收留我吧！』

他哥因問：『你不是怕上前線嗎，爲甚麼現在又想從軍了？』蔡清臉色一紅，連忙解說道：

「我不是說過嗎？過去我是糊裏糊塗的活着，現在受許多罪，好容易我才明白過來了。我願意去日本，以贖我過去所犯的過失。哥，你不是要我做正經事嗎？我覺得打日本是極正經的事，你為甚麼不幫忙？我向師長說說呢！」

他哥遲疑了一會，又向他說道：「

『這事倒容易辦，只是你沒有受過軍事訓練，連鋪也不會放，怎麼能够立刻就上前線呢？』

梁清忙又說道：「我早學會放鋪了，不信。」

說道這裏就一頓，險些把「我身上還有錢」的話說出來了，隨後又連連求他哥設法，說他能够一道同

上前線。他哥沒法，只得當面向師長請求。師長也很愛惜蔡清，自然一說就准。

散會以後，清清便寫了一封家信，告訴父親，說他決同大哥一道從軍。

又給他岳母寄一封信，說他從前一時糊塗，誤入迷途，做出非常丟臉的事，現在他決意當兵上前線去打日本強盜，以贖過去的過錯，希望岳母原諒。第二天，他就隨着大隊上前線去了。

